

用优秀传统文化接引城市设计回家

刘士林

文匯时评

中国新闻名专栏

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挖掘整理传统建筑文化,鼓励建筑设计继承创新,推进城市修补、生态修复工作,延续城市文脉”。中宣部负责同志在答记者问时进一步阐述要“将传统文化标志性元素纳入城镇化建设、城市规划设计、城市公共空间”。这既是对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端正城市发展指导思想”“加强城市设计”及在规划编制中注重“文化特色”和“文脉延续性”的展开和落实,也可以看做是我国城市设计正从过去对西方崇拜的迷梦中醒来,发现并走上了自己的还乡之路。

“奇奇怪怪的建筑”反认他乡是故乡

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不要搞奇奇

怪怪的建筑”。所谓“奇奇怪怪的建筑”,就是背弃中国文化传统价值和当代中国城市发展的实际情况,完全按照西方审美和价值标准对中国城市进行设计和生产的结果。它的主要特点是“贪大、媚洋、求怪”。“贪大”是不顾我国城市发展的阶段水平和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凡事都向纽约、巴黎、伦敦等国际大都市看齐、对标甚至是相互攀比。“媚洋”是把西方建筑样式和风格等作为中国城市设计的最高美学理想,而对我国城市已有的空间文脉和人文积淀等一味排斥。“求怪”是以西方现代和后现代的设计理念和建筑风格为主臬,并为了吸引眼球和商业炒作而掀起的一股娱乐化甚至是恶俗化时尚。这是一种典型的空间生产“异化”现象,即我们越是积极努力地设计和建设,结果却是城市越来越不具有中国城市应有的形态、功能、精神和气质。比如,有些城市把本应传承着城市历史文脉、再现着城市时代精神的地标性建筑,等同于雇一个“洋设计师”和建一个“洋建筑物”,以为由此就完成了城市的现代化

核心观点

从某种意义上说,包括城市设计在内的“去中国化”问题,一直是国家和社会有识之士在高度关注和努力解决的。由此可知,无论是优秀传统文化复兴的大背景,还是针对城市发展的各项铺垫政策,实际上都为传统文化接引“迷路的城市设计”回家创造了良好氛围和条件

或融入了全球化潮流。

“以洋为美、以洋为尊”,既是各种“雷人设计”频繁出现,也是各种“罗马城”“意大利城”“曼哈顿城”等城市空间、社区和建筑泛滥的主要原因。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有二:一是在文化上,“贪大、媚洋、求怪”本质上是一种城市景观、生产生活方式、社会和文化生态上的“去中国化”现象,“反认他乡是故乡”,不仅直接破坏了中国城市历史形成和积淀的空间布局、建筑样式、文化特色和审美风格,同时也

抽去了隐含其内的中华文化的理念、精神、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二是在功能上,“贪大、媚洋、求怪”的建筑设计大都是西方设计师的“跑马场”或西方先锋设计观念的“实验室”,它们很少考虑中国城市发展和普通老百姓的实际需求,是我国城建领域中“供给侧”和“需求侧”出现严重倾斜和不均衡的始作俑者之一。以一些城市充满异域风格的大型公共建筑为例,它们耗资巨大,“看上去也很美”,但承载的服务功能极其有限,“提供的不需要和需要的不提

供”在很多城市早已司空见惯。就此而言,《意见》明确了我国城市设计的战略方向和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对于中国城市设计可以说具有正本清源的重大作用。

将传统文化标志性元素纳入城市设计

从某种意义上说,包括城市设计在内的“去中国化”问题,一直是国家和社会有识之士在高度关注和努力解决的。从总体上看,早在2011年10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就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在此背景下,我国传统的文化、学术、思想、价值的地位不断提升,相关活动日益增多,社会影响不断拓展。如近期大到全国性的央视传统诗词大赛,小到上海市闵行区直接深入到社区的“修齐讲堂”等等。就城市设计而言,2016年2月中央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适用、经济、绿色、美观”的“建筑八字方针”,并把“贪大、媚洋、求怪”列为城市空间治理的重点对象。由此可知,无论

是优秀传统文化复兴的大背景,还是针对城市发展的各项铺垫政策,实际上都为传统文化接引“迷路的城市设计”回家创造了良好氛围和条件。

把优秀传统文化纳入当代城市设计,并不是一件简单和一蹴而就的事情。其中既有“老账”,也会面临新的情况和问题。在城市设计领域切实落实《意见》,需要在以下三方面先形成共识:一是要牢牢把握住一个基本原则。把传统文化纳入城市设计,既不是对西方设计文化不加任何区分地全盘否定,也不是对本民族传统不加鉴别地全盘肯定,必须杜绝在历史上一再上演的“一种倾向压倒另一种倾向”。二是要深入开展理论研究和探索。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明确“学习西方”和“媚洋”的界限、“求怪”和“创新求变”的区别以及如何促进中西优秀设计建筑文化之间的学习、借鉴和交流等,不能“闭起门来”“自说自话”地弘扬传统文化。三是要做好具体政策和实施方案的跟进。目前的《意见》只是一个宏观性的指导意见,主要作用是明确城市设计的战略方向和文化目标。而要把它真正贯穿、落实于中国的大街小巷,还需要各地和各方结合本地各部门的实际出台“操作细则”,探索行之有效的“发展模式”,使国家这一重大城市文化战略落地生根并结出硕果。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首席专家,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城市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首席研究员)

台湾一游览车发生翻车事故

已致 32 人遇难,车上无大陆游客

据新华社台北2月14日电(记者吴济海 刘欢 胡龙江)据台湾消防署14日零时许发布的消息,13日晚发生的翻车事故已造成32人死亡,受伤的12人已全数送医。新华社记者从台湾公路警察部门获悉,游览车上没有大陆游客。消防署接台北市消防局通报,13日21时6分许,在台湾公路主干道5号南港系统交流道接3号南下路段,台

北市蝶恋花公司一辆游览车翻覆于引道边坡,车内共44人(游客42人,导游、司机各1人),其中死亡32人(30人未送医,2人送医后不治),12人送医持续治疗中。

据现场救援警察初步调查,该游览车为武陵农场赏樱团返回台北途中,疑因车速过快,直接冲出护栏,翻落边坡。车上游客多为50岁以上。

天价打赏乱象频发,众多网友沉迷其中

网络直播暗藏哪些“漩涡”

“野蛮生长”的网络直播,在打开一个新窗口的同时,频发的天价打赏乱象,也引发各界关注。网络主播究竟有何魅力,让众多网友沉迷?巨额打赏的背后,又暗藏哪些“漩涡”?

观众花钱“造梦”,多方合谋“获利”

来自沈阳的小鹿是直播平台“一直播”的主播。不久前,小鹿辞去了某知名互联网公司的工作,从公司白领变成了专职主播。2016年2月,听朋友说直播很赚钱,小鹿开始尝试。只要闲下来,她就坐在手机屏幕前与粉丝互动,经常一播就是几个小时。小鹿直播的内容很平常,但凭借出外表白、甜美声音,还是吸引了众多粉丝捧场,一年下来已经收到粉丝送出的价值100多万元的礼物。

“就是纯聊天,唱唱歌,教化妆,我也不理解粉丝们为啥爱看我的直播。”小鹿透露,大家直播的内容都很雷同,“美女+聊天+卖萌”几乎成为直播的标配模式。

网络直播的兴起,给普通人提供了展示才艺和欣赏互动的平台,一些“草根”跻身“网红”行列。

一名昵称为“康康”的观众告诉记者,自己刚观看直播1个月,已经花了12万元给漂亮女主播送礼物。康康只要持续给主播刷礼物,就能和主播互动聊天,其他观众也会追捧。“明明知道主播是为了赚钱,但心里就是愿意,因为她满足了你的虚荣心,你不愿意从这场梦境中醒来。”

为了投合观众的需要,一些主播不惜突破道德底线,通过色情、暴力内容吸引观众掏钱。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吴亦明表示,直播行业的乱象涉及心理、社会、经济等多方面因素,其中利益关系成为主导。“有的人通过花钱来购买存在感,满足虚荣心;有的人则借此成名,为自己牟利创造条件。”

记者调查发现,为了获得高额回报,一些主播不惜采用造假、炒作等手段。2016年11月,一些主播在一家直播平台直播给四川凉山州贫困区村民发钱,吸引众多观众围观打赏。当地警方调查发现,他们真正的目的并非慈善,而是

“吸粉”赚钱,很多发给村民的钱在直播结束后,又被收了回去。主播“快手黑叔”直言不讳:“我两个月能挣六十万,就是挣粉丝的钱,总有人愿意给我刷礼物。”

一些直播平台、经纪公司、主播三方合谋,从普通网民观众身上“套利”。一位业内人士透露,部分经纪公司低价大量购买平台的虚拟礼物,再刷给自己的签约主播,通过“天价打赏”噱头、水军造势等手段把主播捧成“网红”,提升平台流量,最终吸引大量普通网友打赏。整个过程,只有掏出真金白银的普通网友的利益受损,直播平台、经纪公司和主播只付出了少许成本,就能按比例分得巨额利润。

网络直播不能“向钱而生”

网络直播“来钱快”,让很多青年人趋之若鹜,甚至有不少大学毕业生选择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当网络主播。小鹿坦言,年轻人如果习惯了用这种轻松的方法赚钱,就会变得浮躁起来,很难再静下心来好好工作,“主播这个职业不能一直做下去的,还是要趁年轻多学点知识。”

“直播经济是技术突破、发展过程中衍生出的新经济模式,打破了明星对‘粉丝经济’的垄断,让普通民众也有机会从中受益。”吴亦明说,但问题在于,如果只注重观看数量和网红的打赏额度,而缺乏进一步提升其内容质量,深耕平台与服务方式,直播经济最终只能沦为泡沫经济。

天价打赏、内容违规等问题已经引起相关部门关注。2016年4月,文化部查处了26个网络表演平台,有4000多个涉嫌严重违法的表演房间被关停。此后,《关于加强网络视听节目直播服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和《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陆续出台,从政策上对直播进行规范。

“政策能否发挥实效,关键要看落实。”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沈阳表示,直播不能“向钱而生”,要遵循社会公德、传播积极、健康、主流的内容。直播经济发展极快,相关部门应根据最新情况制定政策实施细则,进一步加强引导和规范,让直播更加健康有序发展。

新华社记者 杨洋 (据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

我国多地中小学新学期开学



13日,我国多地中小学2017年新学期开学。图为当日重庆市黔江区舟白街道“微小学”五台村小学的师生在上体育课。 新华社发

1300多年来,每逢正月十五直苴村民都会载歌载舞比拼盛装

彝族赛装节:最古老乡村T台秀



姑娘赛装队在跳传统的彝族跳脚舞。



汉子赛装队在表演。

均本报记者 赵征南摄

360°观察

■本报记者 赵征南

农历正月十五是彝族人一年一度的节日——赛装节。

永仁县直苴村的彝族老人李永福已经97岁高龄,依然没有放下她的指尖技艺,也从未放下她那颗爱美之心。从6岁到现在,90多年的时间里,老人从未缺席过一次赛装节;从15岁第一次绣出一件完整的衣服起,所有的盛装全由她绣制完成。今年,身为“奶奶赛装队”最年长成员的她,带着已经传承自己手艺的孙女一起,参加赛装表演,希望孙女和当初的自己一样,因爱结缘。

赛装节,简单来说,就是服饰大比拼。这是一个充分显示彝族人民聪明、勤劳、才干的节日,也是一个爱美、选美、比美的日子。在直苴村,赛装节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被外界称为“世界最早的乡村T台表演”。

观众坐满整个山头

金沙江畔的直苴村,扼守着云南的北大门。这里的山路“八十弯”,高寒且封闭。放眼望去,村寨的四周,只有山。这样一个在地图上需要放大许多倍才能发现的小山村,如今,却吸引了世界关注的目光。

从清晨开始,通往直苴的山路就出现车辆的长龙,大巴车、面包车、小轿车、摩托车……沿山盘绕,涌入的人潮超过了当地村民的数十倍,热情好客的彝族少女早早等在村口,为远道而来的宾客递上耙耙、香包和热酒。

12时30分,离赛装节启动还有半个小时,赛装场就涌入了近5万名观众,他们从全国各地赶来,只为一睹彝族传统文化的风采。

“直苴赛装场或许是世界最早的T台。”永仁县文体局主任科员、赛装传承人殷必聪对记者说。直苴赛装场的观众席,如同附近山间的梯田一般,山坡经过部分改造后借着高低落差形成阶梯效果;而主舞台则一片青绿,几乎看不到一点土色。这不是普通的草坪,而是当地人就地取材,从山上的云南松上剪下的长长“松毛”,铺在土地上又厚又软。

很多人甚至没吃午饭,只为提前占据一个有利位置,但不少人只能收获失望。因为正对主舞台的位置,即便只能席地而坐,还是从山脚挤到了山顶,孩子们骑在父亲的脖子上,瞪大眼睛向前看,整个山头都成了人群的海洋。不得已,一部分人绕到侧方,踮起脚尖,试图在几棵千年树龄的滇朴的缝隙中,窥探到舞台。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直苴的美源自彝族文化的积淀,必将越来越多地被外界所认同和感知。”殷必聪说。

97岁与7岁同台竞技

直苴流传着一个关于朝列若和朝拉若兄弟二人狩猎奇遇的传说:他们俩沿着金沙江顺流而下,发现了直苴这块黑色而肥沃的土地,从三颗谷粒开始,种出成片金黄的谷穗。消息传遍了周边村寨,乡亲们纷纷来到直苴,也喜获丰收。公元666年的正月十五,彝族村民为了奖赏兄弟俩,就让少女们绣服装进行比赛,然后把最心灵手巧的姑娘选配给兄弟俩。从此,赛装节成为彝族的重要节日。

“最开始,赛装场是彝族少女展现自己魅力的舞台。”殷必聪说,“赛装节为居住分散、平时很难有机会相聚相识的青年男女提供了一个表白爱情的机会,传统上也被看作彝族的情人节。”

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限制逐渐被打破,从7岁的小姑娘到97岁的老奶奶,大家都来赛,不管怎么变,参赛女性既是服装的设计者,也是制作者,更是表演时的“时装模特”。

彝绣,早已深入彝族女性的血液之中。李永福嬢从小便和母亲、外婆学习刺绣,七八岁就能独自完成一幅绣品,15岁能娴熟掌握刺绣技法,绣出盛装。她告诉记者,彝族绣品一般选择黑、蓝色纯棉布打底,用鲜艳夺目的大红、粉红为主色调,并以橙、黄、绿、青、蓝、紫相搭配。袖口绣到时,裤筒绣到膝,领口、衣襟、坎肩、鸡冠帽、腰腰带、绣花鞋、垮包,到处都绣着花朵、花边、线条。基本上,从头部到脚、前前后后没有哪里不缀花,没有哪里不镶边。

与其他刺绣相比,彝绣最大的特点是图案抽象,更为粗犷,构图上的繁简虚实,形象的夸张变形,色调上的对比反差,令人叹为观止。“俗话说,红绿搭配臭哪哪,但彝族女性绣的花,红绿搭配同样艳丽。楚雄彝族人民把对美好事物的诠释和美好生活的向往,都融入具有彝族独特审美观和民族特征的指尖艺术之中。”楚雄彝族自治州外宣办副主任伍孚告诉记者,相比写实,彝族绣娘更喜欢发挥丰富的想象力,对山川河流、飞禽走兽,以及马樱花、山茶花等藤萝花草进行变形、夸张。正因为依托个人想象力而创作,很多乍看一样的服饰细看则每一件、每一片都不一样,颜色花纹都不同,找不到两朵一模一样的茶花。

赛装节体现的远不止服饰文化

“绣出一件好看的衣裳,可能需要数月或者数年的时间。但仅仅做出了靓丽的服装,未必能赢得比赛。赛装场上,舞蹈若是跳不好,之前刺绣的努力都会

前功尽弃。”殷必聪说。

近年来,参加赛装的除了“姑娘队”“奶奶队”,还有以往只充当欣赏者的“汉子队”“爷爷队”。在“毕摩”老人进行虔诚的祭祀后,各赛装队伍手挽着手,和着悠扬的葫芦笙旋律,跳起传统的彝族跳脚舞。比赛中,各个参赛组的舞蹈节奏和动作都有所不同。“‘爷爷队’跳的‘乡老舞咕’,动作偏慢,跳脚幅度大;‘奶奶队’跳的‘咕氏咕呐’,动作慢,幅度小;‘姑娘队’和‘汉子队’跳的都是‘背靠背’,旋律欢快,但前者较为柔美,而后者力度强劲,往往打跳时脚掌击起的尘土越多,观众的掌声越响。”殷必聪说,“长期以来,赛装没有评委和裁判,也没有名次评判。谁最心灵手巧,谁最美丽漂亮,比赛结束后根据口碑自有定论。不过,未来赛装或将引入评委,科学评价,让赛装更好地传承下去。”

殷必聪看来,赛装节是彝族传统文化在多个方面的结晶。“赛装节来自‘三颗谷粒’的传说,本身蕴含着稻作文化或者说农耕文化;赛装以祭祀开头,体现了浓郁的祭祀文化;而服饰文化、歌舞文化自不必说,‘彝族人能说话的就会唱歌,能走路的就会跳舞,能拿针线的就会绣花’;还有婚恋文化,赛装节的晚上,互有爱意的青年男女会一起跳脚联欢,谈情说爱。”他说。

和其他一些非遗一样,赛装也面临着传承难题。“就拿其中的服饰文化来说,现在除了节日,彝族人也很少穿手绣盛装,再加上廉价机器绣的冲击,大家对刺绣的热情正在降低。此外,愿意走出大山的姑娘越来越多,她们能学习手艺的时间越来越少,难以静下心来,完整地传承前辈的技艺。要把彝绣产业做大做强,人才的问题必须得到解决。”殷必聪呼吁。

(本报云南楚雄2月13日专电)

网络餐饮商家应有实体店

新规征求意见稿:禁止重复使用一次性餐具

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记者陈聪 毛伟豪)备受老百姓关注的网络订餐安全问题将迎来更加完善的监管。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发布了《网络餐饮服务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提出,利用互联网提供餐饮服务的,应

当具有实体店并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按照食品经营许可证载明的主体业态、经营项目从事经营活动,不得超范围经营。

意见稿明确了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应履行的责任。意见稿明确,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应当对餐饮服务提供者

的经营行为和服务进行抽查和监测。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发现餐饮服务提供者存在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制止并立即报告其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当立即停止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

意见稿提出,网络餐饮服务提供

者应当使用无毒、清洁的食品容器、餐具和包装材料,包装好食品,避免送餐人员直接接触食品,确保送餐过程食品不受污染。禁止重复使用一次性餐具。

对于自办网站的网络餐饮服务提供者,意见稿提出,应当在其网站首页醒目位置公示其食品经营许可证。网上公示的网络餐饮服务提供者店名和地址应当与实际店名和地址一致,公示的门面、大堂、厨房等图片应当与实体店一致;公示的菜品信息、主辅料等应当与实际菜品和所用主辅料一致;公示的图片应当与实际菜品基本一致。